

風流人物楊森

(四)

●劉昌博（中外雜誌社撰述委員、大學教授、自由作家）

英雄本色表露無餘

（續三九二期一五四頁）這一餐盛宴，在陳董的老四阿桂帶頭起哄兼逗趣的營造下，搞得百無禁忌，笑語聲嘩，氣氛融樂，賓主盡歡；不覺渾忘了時間，早逾原定赴後山行獵時程。

陳董看了一下左腕手錶，又瞥見楊森微醺的歡愉神態，正為了一杯輪拳後的罰酒，跟「小歌后」湯秀芬和阿桂三人糾纏不休。陳董老於世故，不忍提出行獵的事兒，以免破壞他們融樂的氣氛。

「楊將軍：你要是不喝這杯罰酒！」阿桂斟滿一杯酒遞交湯秀芬手中，她又故意揚聲說：「後果可嚴重啊！」

「我一生帶兵打仗，衝鋒陷陣，從不顧什麼後果的。」楊森醉意頗濃地笑說：

「我倒不相信不喝這杯酒，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

阿桂起身一手叉腰，一手執酒杯，其神態既像一位「大姊頭」，更酷似紅樓夢書中的「鳳辣子」——王熙鳳，以得理不饒人的口吻說：「何將軍、白將軍！你們二位要主持公道呀！剛才楊將軍跟『小歌后』猜拳，輸了不喝酒，賴皮嘛！哪有上將賴皮的道理。今天我是執行酒令的司令官，軍令如山，罰酒非喝不可，否則後果嚴重？」

「我剛才已喝了」大杯，」楊森笑聲抗議說：「這杯酒我實在不能喝了，不喝酒，難不成要推出『轅門斬首』？」

「後果如此嚴重嗎？」何、白二將軍質問。

「要是賴皮不喝罰酒，有我和五妹（

美鳳）擋關，楊將軍要想討她（秀芬）做小老婆，門都沒有？」阿桂拉起美鳳的手臂，擺出擋關的架勢。

「倘若她本人不願意，我喝了這杯酒，又有啥子用頭？」楊森提出質問：「除非她親自點頭才行！」

楊森此一提議，對湯秀芬而言，無異是個大難題，害得她羞紅了小臉，少女的雙頰，喝了酒又害羞的模樣，其嬌媚的神情，彷彿成熟得像一摸就會破皮的水蜜桃，豔紅欲滴，醉態可掬，益發的嬌美動人。她因為害羞，竟然不自覺地，習慣性地低下了頭來！

「你們大家看，我們的小歌后真的點頭了！」

「楊將軍快喝酒呀！」陳董的小老婆美鳳、阿桂、小娟三人齊聲叫嚷。

「子惠兄！喝了這杯酒，豔福不淺啦！」何、白二位將軍在旁加油。

楊森當時心中十分為難，因為他平日滴酒不沾，今兒已先破戒喝下一大杯，現又須喝罰酒，不勝酒力，喝與不喝間，心中千萬難，一時猶豫難作決定。

「楊將軍不喝，我願代喝！」陳董欲伸手要從小歌后手中取酒代喝。

「不可以，楊將軍討小老婆的事兒，哪輪到你來代勞！你這老色鬼，心術不正，甯想撿便宜！」阿桂半嬌嗔，半愠怒地啐口指責陳董。

楊森此時但見陳董色迷迷的，急欲代他喝酒；他又瞥見小歌后的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望著他既期待又無奈。楊森護美和愛美心切，色膽壯起了酒膽，他耽心陳董真的代他喝下這杯有「含意」的酒。於是，拿出英雄本色，急從小歌后手中奪過此一大杯酒，仰著脖子一飲而乾。

摒棄私心認乾女兒

這時，全桌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這一杯是猜拳輸了該喝的酒！」阿桂又斟一大杯酒高聲說：「還有一杯是要賴皮的罰酒！」

「阿桂姐呀！妳的花樣真多！還有什麼名堂的酒要喝。快先說清楚，格老子的，免得沒完沒了！」楊森直截了當的質問。

楊森此一問，倒把阿桂楞住了，她繼而眉頭一揚，眼珠一轉，瞟看了湯秀芬一眼提議說：「還有一杯哦！要楊將軍和小歌后雙雙合飲一杯，算是喜酒或交杯酒，都行。」

此一提議，正合楊森心意。他在全桌催促的掌聲中，先乾了罰酒，再和小歌后雙雙挽手合飲了一杯「交杯酒」。

「我要鄭重說明，剛才喝的這一杯，不是喜酒，更不是交杯酒。」楊森顯然有些醉意，但頭腦清晰，他的右手臂抱住小歌后的腰肢說：「她有天賦的好嗓子，又有秀美的姿色，倘有好的教育，將來會成爲一位飲譽樂壇的聲樂家，她是屬於大家的。因此，我不願自私收她當小老婆，我卻願收她做我的乾女兒，這樣才好栽培她，好不好？」

楊森的話說完，全桌和鄰桌掌聲咋響。

小歌后在大家的示意下，她真的折腰下拜行禮，且低聲柔語叫了一聲：「乾爹

」，並轉身攔腰抱住楊森，在他的臉頰上輕吻了幾下。

「乾女兒也罷，濕女兒也罷，先乾後濕也罷，是你們二人間的事兒，我們管不著啊！」陳董以既羨慕又妒忌的無奈心情說。

「在上海的大亨們如：杜月笙、黃金榮等，都收過很多乾女兒，自稱爲『過房爺』，後來不少人把乾女兒過房成了小老婆！」白崇禧笑諷地說。

「子惠兄呀！我倒要樂觀其成！」何應欽接口說。

八仙遊潭倚紅偎翠

他們在笑鬧中，時間過得很快，已是下午兩點多鐘了。大家都有些醉意，哪有心情和體力上山打獵？何況，楊森等三位上將，一大把年紀，疲態畢露，已無力氣爬山。陳董體軀肥胖，行動艱難，更無興致上山行獵。

兼之，哪天花蓮觀光客稀少，「小歌后」湯秀芬等的下午場取消。於是，下午二至六時的空檔時間，應如何消磨才好？大家苦思得不出結論。

「我建議！由子惠兄新上任的『乾女

兒』湯秀芬小姐作決定！好不好？」這是白崇禧的提議，大家一致鼓掌贊成。於是，視線都集中在「小歌后」的臉上。

「我好想划船！」湯秀芬俯視鯉魚潭水，嬌慵地提議說。

她的提議，仿如一針興奮劑注入楊森的體內，頓時渾忘了酒宴後的疲乏，離席起身划船去！因為，在情感上他天生有一股強烈的衝動，其激越的程度，像突發的火山，奔湍的山洪，他居然舉雙手贊成說：「我也好想划船！」每當他喜歡一個女孩子時，內心的激情毫無保留地寫在臉上，同時也毫無折扣地順從她的要求，百般的滿足她，無微不至的呵護她，這是他一生能俘獲許多女芳心的秘訣。

原住民女子的血液裡似乎充滿了狂野的基因，活力充沛，天性好動，聽說要去划船，莫不熱烈響應，全都要去。於是，楊森在她們簇擁下，離開餐廳，步下潭邊陡峭的石梯坎，跨步踏上了遊船。

潭中船艇以二人划的鴛鴦小艇最多，全家福式的大型遊船，有船伕或船娘撐持篙槳，頂多可載十人，但為數較少。當時，楊森即被攙擁上此型遊船，由於女孩子們爭相上船，重心不穩，船身搖晃，險些

兒把船弄翻了。

持篙撐船的船娘，湊巧是位中年婦女，她急招呼大家坐好位子，切忌來回走動。楊森坐在船內，倒是十分鎮靜，他叫上船的七人，一邊坐三位，他坐中間，這樣重心穩住，船身就不搖晃了。

「你們看！船上八人，七女一男，子惠兄艷福不淺嘛！」白崇禧頗為欣羨地說：「在民間傳說中的『八仙過海』，是七男一女（何仙姑），今天的『八仙遊潭』，卻是七女一男，萬紅叢中一點綠，看他倚紅偎翠，春風得意的樣子，人老心不老嘛！我輩中誰都沒有他風流？」

「是呀！阿美三鳳（湯秀芬、金素蘭、溫小鳳）全去了！連船娘也是個女的！何應欽笑說。

「我的三個老婆（阿桂、美鳳、小娟）也起哄瘋著去了！」陳董啣咕說：「楊將軍真風流，真有魅力，把我們身邊的女人全吸引去，唉！咱們都成了孤家寡人嘛！」

美色當前精神百倍

陳董體軀肥胖，小船載重量有限，耽心因他而沉船，所以不願上船遊潭，何應

欽和白崇禧來自我國西南崇山峻嶺的高原，不諳水性，且有些疲憊，寧願在岸邊喘息，作壁上觀。司機老周知趣，一向避免作「電燈泡」。以致，餐廳靠潭邊的餐桌上，只剩下他們四個大男人，但視線都集中在遊船上。

「唉！我今天才深信英雄本『色』，人之初不是性本善，而是性本『色』！」白崇禧慨嘆地說：「子惠兄年逾八旬，美色當前就精神百倍。人世間好色者眾，好德者寡啊！」

「我正為我的世界道德重整運動的前景耽憂！」何應欽無奈地嘆氣說。

「你們聽！他們在船上唱起歌來了！」司機老周說。

楊森所坐的哪艘遊船在波平如鏡的潭水上，劃破碧綠的潭水划向潭心，先是眾女笑語聲嘩，繼而歌聲響起了來，微風將清脆的歌聲傳送過來，正是一首令人懷念的老歌：「西湖春」。她們將鯉魚潭比作西湖，楊森擊掌打拍子，合唱的歌聲彷彿天籟一般播散：

(一)

春風吹，

(四) 風物人楊森

春燕歸！

桃李多嬌媚，

儂把舵來，郎打槳，

划破西湖水。

春意濃，

春心暖；

無力柳葉垂。

眼兒相望，心相印；

儂爲郎陶醉。

(一)

春風吹，

春燕歸；

遠山多青翠。

湖上鴛鴦，花間蝶；

雙棲又雙飛。

情切切，

意綿綿，

無言痴相對。

但聞遠處歌聲傳，

春日最陶醉。

這首歌甫唱完，在楊森熱烈掌聲的鼓

舞下，眾女興致高昂，還要繼續唱下去，

爭論不休，不知該唱什麼好？楊森建議不

如唱一首台灣民謠。他的乾女兒湯秀芬搶

著說：

「乾爹！我知道你想聽哪首『台灣小

調』，這首是大家都會的！」於是，她們

又合唱起來，連那位撐船的船娘也跟着哼

唱起來：

(一)

我愛台灣同胞呀！

唱個台灣調。

海岸線長山又高，

處處港口都險要。

四通八達有公路，

南北是鐵道。

太平洋上最前哨，

台灣稱寶島。

(二)

四季豐收蓬萊稻，

農村多歡笑，

白糖茶葉買賣好，

家家戶戶吃得飽。

西瓜鳳梨和香蕉，

特產數不了！

不管長住或初到，

同聲齊誇耀。

(三)

阿里山峰入雲霄，

西螺建大橋，

烏來瀑布十丈高，

碧潭水上有情調，

這也好來哪也好；

什麼最可驕？

還是人情濃如膠，

大家心一條。

人情濃郁感慨良多

這是當時最流行的一首時代曲，也頗寫實，叫楊森聽來十分親切，尤其第三段的最後幾句：「烏來瀑布十丈高，碧潭水上有情調……。」他就是爲了欣賞烏來的瀑布，及享受碧潭的情調，以後特把他家從台北市長春路二五五號，搬到新店碧潭和烏來之間的青潭，在哪裡買下三千多坪的荒坡地，興建家園，拓路開山，蒔花植竹，命名稻子園，成爲在台定居的家宅。

至於，歌詞最後一句：「……人情濃如膠。」叫他感慨甚多，當天的主人陳董，是剛認識的花蓮人，請他到家中，盛宴款待，邀來一群美女餐飲遊潭，還在他的撮

合下，收了一位歌藝絕倫，貌美如花的乾女兒。

於是，在划船遊潭一周上岸後，楊森堅持於當晚假陳董老五美鳳和小歌后湯秀芬服務的文化村南海園餐廳，設宴答謝陳董的盛情，爲不妨礙歌舞團演出，提前於下午五時開宴，不得請假缺席。

張羅餐宴煞費苦心

楊森爲張羅這頓餐宴，煞費苦心，也叫司機老周開車到花蓮市區奔跑了好幾趟，才把其主人交代的諸事辦妥。楊森在表面是爲了答謝陳董及其家人；骨子裡是在慶賀自己收了一位心愛的乾女兒，他的心意何、白二公看得十分透剔。

晚宴設在南海園一間寬大的廂房內，賓主坐滿一大桌，其排場像在辦喜事，席間六男六女，鶯聲燕語，氣氛融樂。跟陳董中午的餐宴比，在人數上添加了一位男士，他是南海園的林董，少將退伍，算來也是楊森的舊屬，因有他在座，使餐宴更加豐盛。

楊森是軍人出身，行事風格坦率，真誠和周到。爲了表示答謝，他致贈陳董舶來洋酒威士忌兩瓶，並致贈禮物給陳董的

三房姨太，老四阿桂、老五美鳳及老六小娟等各金鍊一條。阿美三鳳中的金素蘭和溫小鳳，各贈金鍊一條又外加一枝唇膏。

至於，楊森新收的乾女兒湯秀芬，致贈的禮物最是豐富，除金鍊、唇膏外，另加手錶及金戒一只，還有一個數字不詳的紅包。

「楊將軍，你太偏心了！」心直口快的阿桂，故作生氣狀。

「楊將軍！你太不公平了！」金素蘭和溫小鳳也附和說。

「妳們別吃醋，別眼紅了！」陳董笑謎謎地說：「只怪妳們不是楊將軍的乾女兒哩！」

「你們看，最不平的是我們四個男陪客，什麼禮物都沒有！」白崇禧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子惠兄！我對你的風流和艷福，又羨慕、又忌妒，今生甘拜下風！」

「嘆！好色者風流決活！好德者孤單寂寞！」何應欽感慨地說：「這才是今世最不公平的事，世風日下啊！」

「何將軍不必怨嘆，白將軍不必羨慕，陳董更不必忌妒！」林董誇下海口說：「我創辦這個阿美族歌舞團內，美女如雲

，你們要想收哪位做乾女兒，包在我身上。不過嘛！陳董已討六房老婆，必須排除在外！」

「敬之兄！健生兄！我看毋須另選了，眼前在座有兩位就是最佳人選！」楊森眼神飄看著金素蘭和溫小鳳二女，向何、白二公暗示說。

金、溫二女粉臉羞紅，低頭不語；但臉上流露期待的神情。

何、白二公心中暗喜，祇因二女皆絕色，不知該選哪位才好？遲疑難決，猶豫起來。

「兩位將軍不妨猜拳，贏者先選！」阿桂建議說。

「我看還是抓鬮的好！」楊森提新建議。

「我來做鬮，乾爸和乾女兒的關係，但憑姻緣，就此一抓！」林董隨即找服務生拿紙來寫鬮。

不速之客滿腹委屈

廂房內正熱烘烘地鬧成一團時，冷不防門簾掀開了，跨身闖進來一位身著戎裝的魁梧漢子，肩上的中將金色階徽，閃閃耀眼。他豪邁爽朗地笑問說：

「楊惠公收乾女兒，喜事一樁，不請我喝杯酒，太不夠意思了，該罰。」

「原來是蔣司令官駕臨，歡迎！歡迎！」楊森起身讓座，林董更惶然挺身敬禮，搞的全桌的人都站了起來，以示歡迎貴賓之意。

「三位上將如此客氣，折殺下官了！」

蔣緯國將軍謙虛地說：「緯國如今已不是什麼司令官，不過一碗『中將湯』而已！」

他於不久前，因受到新竹湖口事件牽累，已免除裝甲兵司令職務，雖然官拜中將，滿腹委屈，但仍不失平日瀟灑而風趣的本色。復經林董的介紹說明，室內氣氛很快又和融起來。

「我是不速之客，又有三位上將在座，失敬得很。該喝罰酒一杯，欣逢楊惠公新收一位美慧的乾女兒，該喝喜酒一杯，今逢座上有六位美女出現，艷光照人，使滿座的『星光』黯然失色，因此該喝敬酒一杯！」他說完居然仰起脖子連喝三大杯，面不改色地說：「嘆！我生不逢辰，家教和闖教都嚴，今生是無緣享受楊惠公與陳董一般的艷福啦！」他說罷，還要喝酒，這時大家知他是借酒消愁。於是，其直

屬的舊屬會官拜少將的林董竭力勸阻。

陳董的老四阿桂，是位交際應酬的能手，她突兀地站起，也回敬蔣緯國三大杯酒說：「小女子我久聞蔣將軍的大名，才藝出眾，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英挺瀟灑，豪氣逼人。今日斗膽請求蔣將軍賞一個面子，唱隻歌或講個笑話，讓我們鄉下人開開眼界！好嗎？」

蔣緯國瞥見阿桂臉頰上的兩個大酒渦，叫人迷醉，兩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向他流露出近乎懇求的神色。他萬想不到在花蓮鄉下有如此的豪放女。

「緯國老弟，你不妨露一手吧！」楊森為替阿桂找下台階，催促他表演。

「你們大家要先熱烈鼓掌，表示歡迎才對！」白崇禧建議。

「據我所知，掌聲愈熱烈，表演愈精彩！」何應欽帶頭鼓掌。於是，廂房內掌聲像炮竹般炸響起來。

「說起唱歌，我只會唱『哥哥、爸爸真偉大』這一首，而且也沒唱好，所以哥哥爸爸皆不痛愛。今天盛情難卻，我要學楊惠公寫詩，一首應景諷時的打油詩！好不好！」他甫說完，大家楞住了，從不曾聽說他會作詩的，但見他摸出鋼筆在餐巾

上寫了出來：

上將電冰箱，（美國銷台電冰箱有「上將牌」。）

中將一碗湯；（「中將湯」是台灣產的婦女調經補血藥品。）

上校白蘭地，（法國銷台名酒有「上校牌」。）

少將掃街坊。（少將諧音「掃將」，傳聞有少將退伍後當清潔伙。）

總統煙一包，（公賣局產製有「總統牌」香煙。）

司令是牙膏；（台製家用產品有「司令牌」牙膏。）

過氣不值錢。
說來真荒唐。

有色故事笑話罵人

蔣緯國以感傷語氣唸完這首嘲諷自己，也調侃別人的打油詩，只獲得零落的掌聲。因為，陳董和六位女賓不明就裡，不知是否要鼓掌？而何應欽、白崇禧與楊森三人，感觸頗多，來台這些年，景物人事全非，有「官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淪落感。這首打油詩，是蔣氏自我嘲諷，也是他們現實生活寫照。

何應欽因在民國廿五年底的「西安事變」中主戰，當局認為他不願領袖安危有野心，在心中彼此有疙瘩，漸行漸遠。不過他尚能搞「世界道德重整運動」消遣，比禁閉在竹東的張學良處境好多了。

白崇禧在民國十九年的中原大戰時，和李宗仁的桂系聯合閻錫山、馮玉祥等站於反對中央的敵對立場，從此結下宿怨。以至三十六年白崇禧抵台，雖是撫台平亂有功，蔣氏父子仍不諒解，獨不頒發勳獎章，白氏頗為悒鬱，但他的處境比軟禁北

投的孫立人強多了。

楊森來台後，雖喪失了軍權，但因與蔣家有姻親關係，尚有一家民生實業公司的經營權，蔣中正手令他擔任中華體育協進會理事長，家有嬌妻妾，無論經濟情況與現實處境，皆比何、白二人強得多；甚而蔣緯國也自嘆不如。

「我是個不識幾個大字的半文盲，吟詩作對不好玩！」阿桂揚聲打破廂房內鬱悶的氣氛說：「我提議蔣將軍講一個笑話！」她說罷舉杯乾下一大杯，接著轉移話題的掌聲又響起來。

蔣緯國腦袋的葦素笑話，原來有幾籬筐；但他定眼掃視房內發現女賓有六人之

多，其中三人似尚未成年，葦素之間難以拿捏，遲疑不決。

「不妨講個淺黃色的笑話！」楊森建議。

「笑話愈黃愈好！」陳董附和說：「因為，全桌上的六位查某（台語指女人）都是原住民，她們最愛聽黃色笑話。」

「哪我恭敬不如從命，因哪邊廂房我還有飯局，只好講一個簡短的笑話！」蔣緯國握拳歉然地說：「故事中倘有不敬之處，尚請包涵！包涵！」於是，他就娓娓地講述：

從前有戶大戶人家，他的府邸位於城廂鬧市，大門前是車水馬龍的大街，後院牆角下是一條僻靜的長巷。

員外膝下無子，只有一位美慧的獨生女兒，她聰明嫺靜、雅愛繪畫、尤擅臨摹素描。她的閨房在後院二樓，推窗外望，哪條僻靜的長巷即在眼角下。

鬧市缺乏公共廁所，許多趕集的大男人，每於水火情急時，就跑來長巷內扯開褲襠，蹦亮出「哪話兒」，對著牆角尿尿。這位姑娘好奇，常從窗縫口偷看作消遣。

久之，她發現男人的「哪話兒」，各

不相同，猶如其鼻，論形狀有長短粗細，論色澤有黑白黃紅，有的陰毛蓬亂如「黑旋風」李達的鬚鬚，有的光潔無毛似初出土的筍莖。

於是，她用其彩筆一一描繪，編號暗藏於一口木箱中，每於無聊時取出觀賞消遣；兩三年後，她的木箱已裝滿這種畫幅。詎料出閣期近，今後她有了新郎的「哪話兒」，自毋須偷看這些畫幅了！

一天，她出嫁的日子終於到來，迎親花轎快到大門口；但她仍不知如何處理這只裝滿「哪話兒」畫幅的木箱子。既不能帶到夫家去，又不能留在娘家，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迎親花轎已到大門口，媒婆和丫環敲門催她上轎。她到底聰明，情急智生；擦一枝火柴，把木箱內的「哪話兒」畫幅全數燒的一乾二淨。

然後，這位姑娘對著一堆灰燼俯身下拜，嘴裡歉然說道：「諸公再見！」繼而怡然出門上花轎。

這時，蔣緯國也起身拱手向全桌的人歉然地朗聲笑說：「諸公再見！」旋即掀開門簾溜走了。

桌上有的人，沒有聽出笑話中的奧妙

，還不停鼓掌叫好，想留住他再講一個。
「緯國老弟！真是可惡，他用笑話罵我們呢！」白崇禧揭破了謎底。

「故事滿好笑，有罵我們嗎？」阿桂、美鳳和小娟等女賓茫然地說。

「他罵我們在座的人，都是野男人的『哪話兒』，簡直太過分了！口沒遮攔，難怪蔣夫人不喜歡他！」楊森略帶愠怒地笑說：

「啊！原來如此！真的太過分了！」這時大家才恍悟。阿桂補充說：「他罵人話中藏刺，又不帶髒字，高明、高竿！」

寶刀未老獵獲芳心

第二天上午，楊森、何應欽、白崇禧三位上將結束了花蓮行獵之旅。行前，阿美三鳳湯秀芬、金素蘭、溫小鳳以及陳董和其三房小老婆阿桂、美鳳與小娟等都來送行，並致贈花蓮出產的蕃薯糖、小米酥及花生酥，還有特產品大理石鎮紙尺及石硯等留念。人情味濃郁，令他們四人都很感動。

「此次以行獵之名而來，並未逐走射飛，但玩得充實有趣，也算不虛此行。」何應欽在歸途的車上說。

「敬之兄呀！只有你我二人未行獵而已！」白崇禧調侃地說：「人家子惠兄可真是寶刀未老、槍法如神，輕易的就獵獲一位美少女的芳心！初步是收作乾女兒，我敢打賭不久就納入編制，湯秀芬搖身變成咱們的嫂夫人啦！」

「子惠兄的風流本領，這次總算親眼見識到了！」何應欽以欣羨的口吻說。

他們都以滿載而歸的心情，回到台北；但他們的心似乎還留在花蓮，尤其楊森痴迷湯秀芬的心，幾乎無時或忘。他的天性裡有一股衝動：在戰場作戰時，他奮不顧身追求勝利；在情場上追女人時，他全心全力不達目的不罷休。這就是他一生在戰場或情場上，勝多敗少的秘訣。

一個月後，一個名叫「貝絲」的強烈颱風從花東海岸登陸台灣，接著一次六、三級的地震肆虐花蓮，媒體報導花蓮地區損失慘重。楊森耽心乾女兒湯秀芬的安危，他以少年人追求情人的心態，瞞著何應欽和白崇禧兩位山友兼獵友，更瞞著他的家人，獨自搭班機飛往花蓮。

他到湯秀芬服務的歌舞團探視，摸了個空，因為表演場地的屋頂遭颱風掀翻，暫時停業整修。於是叫計程車到鯉魚潭求

助陳董，陳董為他的痴情感動，派其老四阿桂和老五美鳳及從僕二人，陪他前往瑪耶山村造訪。

發現湯秀芬的家，是一個貧困的小山村，住有約二十來家阿美族山胞，平日吃小米拌蕃薯絲或包合作主食，狩獵豐收，才能飽餐一頓。

這次的大颱風，掀翻了她家的鐵皮屋頂；地震又震垮土石和茅草拌築的左側牆壁。湯秀芬一家五口，爸媽及弟妹守著破屋發愁，不知今後的日子怎麼過下去？據說：這時正有來自山下都市的色情販子結合黑道分子，慣用誘勸及威脅手法，販買山地少女下山操營色情勾當。

湯秀芬看見楊森等人來到山村看她，其無助的心情像看到觀音菩薩下凡搭救一般的喜悅，飛奔前來把楊森緊緊抱住，滿臉淚痕地說：

「乾爸救我：否則，我們全家活不下去了！」

楊森尚有「人溺已溺、人饑已饑」的俠義心腸；何況如今的災民又是他心愛的乾女兒。於是，他慷慨解囊，捐送新台幣三萬元重建家園，另拿出伍仟元賑濟村中受災鄰居，誰知受惠者中尚有文化村歌舞

團的好幾位女團員，包括「阿美三鳳」的金素蘭和溫小鳳在內。

他的此一義舉，由於阿桂、美鳳與小娟回家的宣揚，使她們的老公陳董深受感動，歌舞團老板林董、周總也起而效尤，紛紛捐助物資賑濟。於是，這一個尚以出產「美女」出名的小山村，脫離了天災與人禍煎迫的厄運。否則的話，他們爲了災後的生活，不知有幾家的稚齡女兒，會遭到人口販子及黑道分子誘騙到都市做「雛妓」。

天涯淪落結伴同遊

兩個月後，正是「已涼天氣未寒時」的秋天，是狩獵的好季節。楊森一時興起，邀約何應欽、白崇禧再次花蓮行獵；誰知蔣緯國自動要求參加，他還拉來一位不善打獵的當時新聞人物葉公超同行。因葉氏甫從美國回台，爲了退出聯合國一事他對總統蔣公出言不敬，遭到解除外交職務命運，抑鬱在胸，正好出遊散心。他們五人乃是舊識，彼此傾慕；如今同是天涯淪落人，能結伴出遊，更添一份親切感。

「倘若能將張學良、孫立人二位拉來

，那就是真正的『台灣七間』了！」葉公超風趣而嘲諷地說。

「哪我就不敢來了！否則，我老爸和老哥會對我罪加一等！」蔣緯國接口說。

楊森在五位淪落人中，經濟情況較佳

，於是，他找來追隨他五十多年的舊屬——曾任副官處長的時任國代王聯奎，爲其張羅花蓮行的一切事務。王聯奎爲人熱忱、忠心而精幹，他幾通電話，諸事妥備。

他們一行六人，搭乘九時起飛班機，約四十分鐘即抵花蓮機場，旋驅車赴亞士都飯店略作休息；中午前往鯉魚潭畔餐廳接受陳董招待。席間，陳董的三位小老婆阿桂、美鳳和小娟的姿色、口才及酒量，使新來的葉公超、蔣緯國與王聯奎三人，大爲驚羨；咸認爲陳董的艷福，世間少有，在座的只有楊森堪與媲美。

午餐後，大家驅車前往陳董後山的瑪耶村狩獵，甫抵村口，但見全村男女老幼近百人，穿著阿美族盛裝列隊出迎，鞭炮聲和鼓樂齊鳴，其陣仗比歡迎省府高官巡視還盛大。因爲，村口掛有「歡迎恩公楊森將軍蒞臨」的紅布橫幅。

其中有六位盛裝美少女趨前獻上花圈，分別套在他們六位的頸項胸前。給楊森

、何應欽、白崇禧套獻花圈的三位美少女分別是湯秀芬、金素蘭和溫小鳳。然後，大家圍坐在村前曠地上，接受尊長（村長）敬煙、獻茶及由村中少女獻上土產瓜果。

老酋長阿木托致歡迎詞說：「本村原是個有好山好水的山村，一向以出產美女聞名，原有村民五十多戶；近來因都市工廠林立，每年颱風地震不斷，年輕人多半下山謀生。如今山村只剩下二十多戶，老弱婦孺不到百人。」

今年更糟，颱風後又有強震，全村半毀，慘不忍睹。幸而本村民女湯秀芬的『乾爹』，也就是咱們全村的恩公楊森將軍捐贈鉅款賑災；全村老幼一起動員重建家園，所有建材都是現代的，現今全村煥然一新，皆恩公所賜。

我在神明前，代表族人向恩公致謝。如今，我要報告一個好消息，今年花蓮阿美族豐年祭選美比賽，本村的湯秀芬、金素蘭及溫小鳳，當選象徵最高榮譽的『阿美三鳳』。其中的湯秀芬，即是恩公在三個月前所收的『乾女兒』，我建議大家鼓掌祝賀！

於是，阿美三鳳出場表演，娟秀的姿

容、精湛的歌舞、婀娜的儀態、萬種的風情，直教週遊列國，看過世界各國著名歌舞表演的葉公超，也誇讚她們是天生的傑出藝人。

瑪耶村歡迎儀式結束後，他們一行在村中狩獵高手前導下於附近山野行獵，祇有楊森是打獵高手獵獲野兔三只；其餘何、白、蔣、葉、王等五人旨在觀山玩水而已。

晚餐，仍在文化村南海園餐廳，除陳董家人外，還有花蓮地方人士來到，坐有兩大桌，釵光鬢影，杯觥交錯，吃得好不熱鬧。

餐後，觀賞阿美族姑娘歌舞表演，阿美三鳳的勁歌熱舞，尤其「小歌后」湯秀

芬的甜美嗓音，叫葉公超與蔣緯國等人稱讚不已，驚訝萬分。

各方關切美夢難成

表演後，葉公超於酒酣耳熱之際，當眾對楊森說：「聽說你要資助『小歌后』湯秀芬出國深造；我建議送她到意大利的羅馬音樂藝術學院學聲樂，以她的天賦，將來成就必不在我國現有聲樂家申學庸、管夫人等之下。他如金素蘭與溫小鳳也是可造之材。因為我和以前意大利駐華大使，及現今意大利駐聯合國大使，私誼不錯，我寫推荐信給他們，必可順利入學，盡力協助。」

葉公超的話使楊森得到鼓舞。「小歌后」湯秀芬等三人聞訊，興奮不已，展望將來，前景光燦無比。

楊森等六人，在花蓮停留了三日才返回台北。可謂滿懷喜悅，意猶未盡。

不知從哪裡走漏了消息，先從體育圈及軍政界傳出楊森的緋聞，說他又娶討小老婆，成為當時台北社交界茶餘酒後的談資。

此一傳言，搞得楊森焦頭爛額，在家中遭到現有兩房妻子田蕪秋和胡慶瑜的聯合抗拒，在外又遭到親朋舊屬的嘲諷，最後還受到蔣總統（中正）伉儷的關切。

他的美夢能否成真？因當時社會上正推行「克難運動」；故此，關切與訾議的人豈止蔣總統伉儷而已！（未完待續）

中外雜誌社稿約

- 一、本社園地公開，歡迎名人傳記、軼聞趣談、真實傳奇、中外古今、現代史話、回憶與隨想、醫學新話、科技新知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對中外名人傳記，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五千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本社交由「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